



寒烟

车秀玉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素娥

车秀玉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© 车秀玉 2005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亲娘 / 车秀玉 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05.11

ISBN 7-5313-2965-4

I. 亲… II. 车… III. 长篇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17608 号

亲娘

责任编辑 韩忠良 张玉虹

责任校对 范丽颖

装帧设计 马寄萍

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

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

<http://www.chinachunfeng.net>

Email: blhzp@sina.com

联系电话 024-23284390

传真 024-23284393

购书热线 024-23284402

印刷 辽宁印刷集团新华印刷厂

幅面尺寸 148mm×210mm

字数 278 千字

印张 9.875 插页 2

印数 1—5 000 册

版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 19.00 元



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: 024-25872814 转 2050



车秀玉

1956 年 1 月出生于
丹东市。1974 年下乡在东
沟县北井子公社林家大队。
1977 年抽工回城从事公
安、安全工作二十年。现
在辽宁电视台总编室任副
处级调研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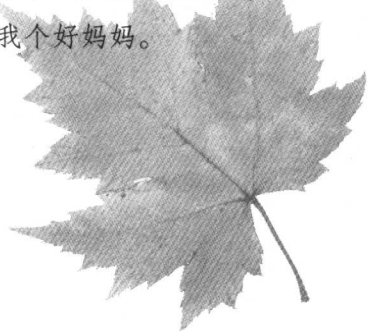
责任编辑 韩忠良

张玉虹

装帧设计 马寄萍

我双膝跪下，目视着我的妈妈，那条条皱纹的脸上，刻下您一生的牵挂。母亲啊！我的老妈妈，香甜的在儿女口中，苦涩的自己咽下。妈是灯碗里的油星星，熬干自己点亮了家。让女儿再亲亲您的脸，让妈妈再抚摸我一下，妈妈啊！是您的爱把我滋养大。

我双膝跪下，梳理着妈的白发，那根根银丝的里面，藏着多少酸甜苦辣。母亲啊！我的老妈妈，您一生多么的平凡，却又那么的伟大。说起了妈妈的恩和爱，我今生今世难报答。让女儿再孝敬您一次，让妈妈再温暖我一下，苍天啊！谢你赐给我个好妈妈。





一、艰难出生

大山里的夜晚来的很早，吃过晚饭的人们，为了省点儿油灯钱，早早地钻进了被窝。春香收拾好碗筷和丈夫广喜也上了炕。家里原本是一铺小炕，由于春香的到来，广喜不得不用树枝在炕中间夹了一道软墙。

月光透过破碎的窗纸洒满了整个小炕，广喜借着透进来的月光，仔细端详着春香那红润细嫩的脸庞，轻轻抚摸着春香那如玉般的身子，柔声细语地说：“俺的好媳妇，你的脸让月光这么一照，就像仙女下凡一样，真好看。俺林广喜这穷小子没花一分钱就把你这么俊个姑娘娶回了家，真是俺们老林家上辈子修来的福分。”

春香听到这里，马上用手捂住广喜的嘴，小声说：“快睡觉吧，让弟弟听见了多不好。”春香紧贴着自己心爱的男人，她陶醉了，广喜那宽厚的胸膛，就是自己避风躲雨的地方，她感到自己这一生有了依靠，不管将来穷富与否，她都要跟着这个男人生活下去，为他生儿育女，传宗接代。

日子过得很快，转眼几年过去了，春香的肚子鼓了又瘪，瘪了又鼓，就是不见孩子的到来。广喜更是高兴了一场又一场，可几次做父亲的梦想都落了空。弟弟广生同哥哥一样，几次要叔叔的梦想也化为泡影。

今年一开春，春香的肚子又鼓了起来，广喜生怕这个孩子再有个什么闪失。这天一大早，就瞒着媳妇和弟弟，来到半山沟里的一座小庙里。上完香，广喜跪在地上，双目紧闭，双手合十，嘴里嘟



嚷着：“关帝庙爷爷，俺今天来的目的，不求山珍海味，不求大富大贵，俺知道俺也没那个命，俺只求你一定要保佑俺的媳妇，顺顺当当地生下这个孩子。俺为你上香，为你磕头，求求你了。”说完，照着地上砰砰地磕了三个响头。

夜幕就要降临了，春香早已做好晚饭，正盼着丈夫和小叔子回来吃饭。突然，一阵阵剧烈的疼痛向春香袭来。

广喜收了工，扛着锄头，嘴里哼着小曲朝家里走来。他知道，就这几天的事了，自己的老婆又要生了，说不出的高兴！人在坡下就扯起嗓子朝家里喊：“春香——老婆——媳妇——俺回来啦——”

因为自己的家是山沟里的独户，所以也就不怕别人听见了笑话。广喜喊了几声不见回音，感觉有点儿不对头，扔下锄头就往家里跑。一进门，就看见春香倚着炕沿坐在地上，痛苦地呻吟着，血顺着春香的裤腿流了出来。广喜见状二话没说，转身撒丫子就往下堡子跑。他知道，这个时候，只有把下堡子的接生婆王婶找来，他的媳妇和孩子才有希望。

接生婆在广喜连拽带拖的催促下，急三火四地走进广喜家，并吩咐广喜哥俩烧锅开水，找剪刀。这时的春香痛苦得嗓子都快喊破了，广生蹲在灶坑口边烧火边听着嫂子那撕心裂肺的哭喊声直掉眼泪，广喜则一个人在门外边，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，急得站也不是，蹲也不是。接生婆瞅着春香痛苦的样子，虽心里怜悯，嘴上却说：“俺说春香啊！你倒是使点儿劲啊？你光在那儿一个劲地号，不使劲，这孩子什么时候能生下来啊？”

春香喘着粗气说：“王婶啊！俺……俺实在是……不行啦！俺挺不住啦！你让俺……让俺死了吧！”

约摸过了一顿饭的工夫，接生婆满手鲜血地走出屋外，很不耐烦地冲着广喜嚷开了：“俺说喜子，你说你媳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生头几个孩子不是难产就是小产，俺都没给接活。这个孩子又是难产，还是站着生的，头没出来，一只脚先伸出来了。这种情况



俺可接生不了，你还是赶快另请高明吧！”

春香躺在炕上已昏厥过去，院子里的哥俩泪眼汪汪地听着接生婆的数落，感觉事情不妙，拽住接生婆的衣角不放手，痛哭流涕地哀求着接生婆：“王婶啊！您千万不能走啊！您这一走，她娘俩的命可就更保不住了。您在这儿，俺这心里头还能踏实点儿，婶！俺求您救救她娘俩吧！喜子俺给您老下跪了。”说完，广喜“扑通”一声跪了下来。接生婆望着可怜巴巴的两个孤儿，心里也不是个滋味，无可奈何地扭头又往回走，边走边嘟囔着：“唉！喜子啊！你媳妇以前生的那几个孩子，不是小产就是难产，俺都没给接生活，这个是死是活你可千万别怨俺啊？”

“婶子，看您想到哪儿去了，俺既然把您请来了，俺就百分之百地相信您。”

“行，有你这句话，那俺就再试一次吧！如果你媳妇还是生不下来，那俺可就没招了，这次就看你媳妇的造化了。”

接生婆走进屋，挽了挽衣袖又忙活开了。这时的春香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了，任凭接生婆的随意摆布。大约又过了一个时辰，只听得屋内“哇”的一声哭叫，一条小生命终于艰难地落了地。这时的接生婆，已累得腿脚都不听使唤了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满脸淌着汗水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哎呀俺的妈呀！可累死俺了，广喜呀！是个丫头片子。”

时间过得真快，一眨巴眼六年过去了，广喜的女儿英子也一天天长大。春香从生了英子以后，再也没为广喜生下一男半女。这天，春香领着女儿到后山挖野菜，春香边挖着野菜，边告诉英子各种野菜都叫什么名字。英子边走边听妈妈叨叨着，还一个劲地点着头。春香弯腰挖出一种野菜告诉女儿：“英子，你看看，妈妈挖的这野菜的名字叫‘大耳毛’。”英子眨巴眨巴那双水灵灵的、毛茸茸的大眼睛，不解地问：“妈妈，它为什么叫‘大耳毛’啊？这菜叶子上也没长毛啊？”



春香笑了笑说：“傻孩子，它不是因为菜叶上长毛才叫‘大耳毛’，而是因为它长得形状像猪耳朵，所以人们才给它取了这么个名字。”

“噢！”英子点头记着。

春香又采了一种野菜递给女儿看：“英子，你看妈妈采的这种菜像什么？一层一层的。”

英子摇摇头：“不知道！”

春香启发着女儿：“好好想想，它像不像下堡子谁家门前挂的什么东西？”

英子突然高兴起来，拍着小手直乐：“妈妈，你别说，俺猜着了，你说像不像下堡子大财主家门口挂的那两串大红灯笼啊？”

春香乐了：“还是俺闺女聪明，一点就透。对了，这个菜就叫‘灯笼菜’。妈妈现在教你这些野菜的名字你一定要记住了，家里没有粮食吃的时候，就到山上挖点儿野菜也能度日啊！”母女俩边采野菜边捡蘑菇，一会儿工夫，筐里就装得满满的了，英子找来一根棍子，非要和母亲抬着走，春香拗不过女儿，母女俩抬着装满野菜的筐，向家里走去。

晚上，春香在灶间里忙着做饭，广喜领着在院子里等候自己多时的女儿走进屋。英子看父亲上炕坐好了，急忙端来父亲的早烟筐。广喜把烟筐里的烟叶捻碎，摁到烟袋锅里，英子赶忙到灶坑里用两根小棍夹着个小火炭，一个劲用小嘴吹着，生怕火灭了，把火炭送到父亲的烟袋锅里点着，广喜边吧嗒吧嗒抽着烟袋，边抚摸着女儿的头笑着说：“媳妇，你看俺女儿有多懂事？俺女儿长大喽！俺女儿懂事喽！”

春香笑着说：“看把你美的！孩子懂事早，那是随根。”

“随谁？”

“随俺呗！”

广喜有些不服气，问女儿：“英子，你说你像爸爸还是像妈妈？”英子瞅瞅爸爸又瞅瞅妈妈，爸爸妈妈这两个人在她的心目中，



都是最好最好的人，所以不假思索地说：“俺像爸爸，也像妈妈。”广喜假装生气了，绷着脸说：“你这不是老好人吗？你就说像爸爸不行啊？”春香说：“有你这样问孩子的吗？孩子说像咱俩，说明孩子懂事。”

“春香啊！俺看英子这孩子将来错不了，肯定是个孝顺孩子。要是个孝顺孩子，那就是咱俩的命好，将来俺也许就会得俺闺女的济了。”

春香边忙活着边说：“哟！哟！看把你美的。”

广喜看看窗外天色已不早了，突然想起什么，问媳妇：“广生最近上山放牛，怎么回来得越来越晚了呢？”

“谁知道呢！俺也纳闷，广生这几天上山放牛，确实是回来得越来越晚了，也不知是怎么回事。哎！俺说喜子，你看广生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”

“好像有点儿。”

“下堡子李嫂到山上挖野菜，俺俩唠了一会儿，她说广生和下堡子老王家的丫蛋好上了，说的有鼻子有眼的，也不知是真是假。”

广喜一愣，说：“那个老娘们儿说的话你也信？她还和你说什么了？”

“她说丫蛋经常从家里偷个鸡蛋、大饼子什么的，跑到山上给广生吃。有一次，被丫蛋妈看见了，把丫蛋好一顿揍呢！人家嫌咱家太穷，坚决不让丫蛋和广生有来往。哎！俺说喜子，有空你开导开导广生，有些事情他可能不好意思跟俺这当嫂子的说。你是他哥哥，你劝劝他，如果人家丫蛋妈实在不同意，咱也不能强娶人家的姑娘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广喜不服气地说：“怪不得呢！有时候和广生说话，他总是带搭不理的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嫌咱家穷？俺看她家也富不到哪儿去……”广喜的话还没说完，就听到院子里传来吆喝牛的声音，春香急忙迎出门：“广生啊！你怎么才回来啊？家里都等着你回来吃饭呢！没出什么事吧？”



广生牵着两头牛正往院子里走，听嫂子这一问，有点语无伦次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啊……是……是一头牛跑了，俺在山上找了好半天，好不容易才找到。”

“怪不得呢！俺说早就该回来了嘛。你把牛拴好了，赶紧回来吃饭吧！”

“哎！”广生答应着拴牛去了。春香扭头进了屋，说：“英子，快出去接你叔叔。”英子答应着跑出门外。

广生把两头牛拴好，又往木槽子里添了些草料，掸了掸自己裤子上的泥土，稳稳神准备进屋。英子从屋里跑了出来，搂住叔叔的腰撒娇：“叔叔，你和老牛都回来啦？”

广生笑笑，在侄女的脸上亲了亲：“叔叔回来啦！叔叔的老伴，两头老牛也回来啦！”

“叔叔，老牛都吃草了，你也该回家吃饭啦？”广生在英子的鼻子上刮了一下笑着说：“是啊！老牛都吃饭了，叔叔也该吃草啦！”

英子赶紧解释着：“不对不对，叔叔，是老牛吃草，叔叔吃饭。”

广生笑了：“对，对，对，还是俺侄女说得对，叔叔这牙口哪儿能嚼得动这草啊？”爷俩逗着笑着走进屋里，春香看着广生和女儿心里特别高兴。她知道，在这个家里，想让寡言少语的广生高兴起来的，只有英子。春香看着女儿说：“你看看，俺可不是说你们爷俩啊！怎么就像好几年没见面似的，唠起来就没完没了的。”

广生和英子上了炕，盘腿坐好等着吃饭。广喜瞅了弟弟一眼问：“回来啦？广生。”广生只哼了一声。

“院子里的牛拴好啦？”

“拴好了。”

春香赶紧盛好汤放到爷俩面前，爷俩喝着蘑菇汤，吃着山野菜做成的饼子，谁都不说话了。

午夜，广生和英子已经睡下，广生打起了呼噜。广喜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。他知道，广生至今没娶上媳妇，多半都是因为家



里太穷，自己给地主家当长工，弟弟给人家放两头牛，哥俩每年使尽全身的力气，将就着能把这四张嘴糊住也就不错了。房子没有多余的一间，地没有一垄，眼看着广生的岁数一天天的渐长，可婚事却没有一点儿着落，当哥哥的真是干着急使不上劲，闹心啊！春香感觉出广喜的心事，忍不住问道：“喜子，你是不是为广生的事睡不着啊？”

广喜翻了个身，长长地叹了口气说：“可不是嘛！咱爹妈死得早，广生是跟着俺长大的，你说俺这当哥哥的娶上媳妇了，眼看着让他打光棍，俺这心里能是个什么滋味呢？可咱家又这么穷，你说谁家的姑娘愿往咱家这火坑里跳啊？”

“是啊！谁家的姑娘不想找个能吃饱饭的主，俺听李嫂说，丫蛋她妈说了，如果再看见丫蛋和广生在一起，就要把丫蛋的腿给打折了。这不就是因为咱家吃不饱饭吗！喜子，你说哪有这样狠心的爹妈啊？”

“咳！这也不能全怨她的爹妈！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谁家的爹妈都不希望自己的姑娘找个穷光蛋，就是将来咱英子长大了，要找婆家了，咱俩不也希望她找个能吃饱饭的主吗！俺能理解他们的心情。要说咱这穷山沟里头啊！你看看，满山遍野的要粮食没有，要石头有的是。不是有那么一句顺口溜吗……叫石头盖房屋，石头套院墙，石头垒猪圈，石头砌茅房。咱们过的日子就是一个字，‘穷’啊！”

春香听到这里说：“行了，天也不早了，你也别嘟囔你那顺口溜了，有空你还是想想广生的婚事吧！赶明个上山再看见刘媒婆，俺就和她说说，看有没有合适的姑娘给广生找一个，早点让他安个家，也去了你俺的一块心病。睡吧！”



二、百姓选官

几声清脆的枪声，划破了宁静的夜空。枪声惊醒了沉睡在梦乡中的山里人，家家户户的人们不约而同地冲出了门外，聚集到了一块，大家议论着可能发生或者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每个人的心里都忐忑不安。

广喜听到枪声，一骨碌从炕上爬了起来，耳朵贴在窗边听了听，顺手推了下熟睡中的春香。春香睡眼惺忪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也跟着爬了起来。广生也被哥哥推醒，迷迷糊糊地坐了起来，“哥，出什么事了？”广喜示意：“嘘……别出声，刚才俺听到几声枪响，不知是八路军还是国民党进山了，要么就是土匪下山了。”春香吓了一跳，广喜吩咐着：“你们都不要害怕！广生，你带着你嫂子和英子先到后山躲一躲，俺到下堡子去打听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在俺没回来之前，你们千万别回家，俺打听清楚是怎么回事后，就到后山去喊你们，听见没有？”

“哥，俺听见了。你下山时当心点儿啊！”

“俺知道了。”

春香不放心，又嘱咐道：“喜子，快去快回啊！可别让俺们在这山里等得太久了。”

“俺知道了，你们赶快走吧！别走太远了啊！”广喜答应着，消失在去往堡子里的山路上。广生背着英子，春香跟在广生的身后摸索着向自家后山走去。英子有些害怕，死死地搂着叔叔的脖子。

广喜来到堡子里霍家门前停了下来，四下瞅瞅见没什么动静，



便轻轻敲敲门，屋里传来一声问：“谁呀？”

广喜小声说：“霍爷爷，是俺，喜子。”

“噢！是喜子呀？快进屋吧！”

“霍爷爷，俺就不进去啦！您出来一下，俺想问您点儿事。”

霍爷爷披上衣服，趿拉着鞋，推门走了出来。广喜忙问：“霍爷爷，刚才在哪儿打枪？您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噢！刚才的枪声俺们都听到了，这家家户户的人都出来了，站在院子里议论了好一阵子，俺打发老四出去打听了，人还没回来，俺估摸着，八成是八路军打进咱们山里来了。”

广喜急切地问：“那咱们该怎么办？”

霍爷爷笑了：“八路军打进来是件好事，这就是说，咱们的苦日子可能就要熬出头了。”

“那俺得赶紧回家报个信，广生把俺媳妇和孩子都带到后山躲起来了。”霍爷爷一听忙说道：“喜子，那你快回去吧！赶紧把他们都找回来，若是八路军进山了，不会有什么事的，不用担惊受怕的了。”

广喜顺着来时的羊肠小道，急匆匆地奔向自家的后山。

一大清早，堡子里就热闹起来，一群孩子打着小红旗，男女老少的脸上都挂着笑容，夹道欢迎一支八路军的队伍开进村子里。进村的八路军没有歇脚，放下行李就动起手来，有的帮着这家扫扫院子，帮着那家挑担水；有的爬到老百姓家的房上用稻草补补窟窿，帮着老百姓家和和泥，抹抹灶台。孩子们围着八路军转着，看看他们的军装，摸摸他们的步枪，感到非常的新鲜和好奇。部队开拔到这个偏僻的小山村是有目的的。因为这一带的土匪（老百姓称之为胡子）闹得很凶，更主要的是因为国民党秘密派来了一个人，此人姓侯，绰号侯三麻子。他把这一带的地痞流氓纠集到一起，成立了一支队伍，并给这支队伍取名叫“国民党地下军”。侯三麻子在这支队伍中当军师，出个坏点子馊主意都是他的事。孙永贵是这一带最



有钱的大财主，孙永贵的大儿子孙培卿就顺理成章地当上了这支队伍里的老大。自打这支队伍成立后，当地的老百姓可就遭了殃。多少年来，这一带让土匪搅得是人心惶惶，鸡犬不宁。这次八路军进山，就是想早点儿拔掉这颗钉子，让老百姓早一天过上太平日子。八路军召集各家各户出一人到临时农民会所开会，可开会的时间早已经过了，人却没来几个，部队首长有些坐立不安地问：“张连长！怎么回事？这开会的时间已经过了，怎么就来了这么几个人？”

张连长赶忙打了个立正：“报告首长！我听老百姓说，躲在山里的土匪早已放出了风，说如果发现谁家和八路军有来往，以后就有谁家好看。所以，乡亲们慑于土匪的淫威，都不敢来参加今天这个会。”

首长听完想了想，说：“你们马上分头去做做老百姓的思想工作，尽量找些苦大仇深的农民来，咱们先把农民会会长选出来。有了领头的人，以后咱们的工作就好开展了。”张连长有些畏难，站在那儿迟迟不动。首长火了：“我说你这个连长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为什么站在这儿不动呢？脚上被钉上钉子啦？啊？”

张连长支支吾吾地说：“那……乡亲们要是不来的话，我总不能挨个拖着他们……或者是用枪逼着他们来吧？”

首长一听更火了：“我说你这个连长是怎么当的？啊？你怎么只知道打仗，一到要做群众思想工作了，你就给我打退堂鼓啊。我知道这个任务对你来说是艰巨了点儿，比不得和敌人面对面的动刀动枪痛快。可我们总不能因为工作难做就不去做了吧？仗我们是要打的，可老百姓的思想工作我们也要去做，这两者是分不开的。你知不知道我们和老百姓的关系是什么关系？我们和老百姓的关系就像鱼和水的关系。这鱼离开了水活不了，我们离开了老百姓就更活不了。你知道吗？这一带，是我们和国民党拉锯的地带，还有土匪在里面搅和着。如果我们做不好乡亲们的思想工作，不能让他们早点从恐怖中解脱出来，我们就得不到当地老百姓的支持。没有老百姓支持我们，我们就在当地站不住脚；站不住脚，我们怎么和国民党



斗？怎么和深山老林里的土匪斗？又怎么能让老百姓早一天过上安稳日子。有些事情嘛！是需要我们去动动脑子，去好好想一想，别总是一根筋，你得转转弯子，这条道我们走不通，你就想想办法嘛。做群众的思想工作，是个不动刀不动枪的软仗，这个软阵地，无论如何你也得给我拿下来。听懂我说的意思了吗？如果没听懂，我再给你重复一遍。”

张连长打了个立正：“是！首长！我听懂了。请首长放心，无论如何我也要想办法，让乡亲们都到这儿来开会。”

“好吧！既然你都明白我的意思了，那就赶紧去吧！”首长摆了摆手。张连长喊上战士小魏一起向山里的广喜家走去。小魏问：“连长，你说堡子里有那么多的乡亲们咱们不去做工作，为什么偏要到这山沟沟里头来找这个林广喜，做他的工作呢？林广喜是个什么人物？”

“我听乡亲们讲，林广喜哥俩是孤儿，苦大仇深。我考虑，先做他的工作是不是能好做点儿？”

小魏还是有些担心：“连长，你觉得能做通他的工作吗？”

张连长没好气地说：“咱们还没去做，怎么就知道能不能做通呢？今天咱俩来，就是先碰碰运气，看能不能先从林广喜这儿打开缺口。林广喜不但苦大仇深，还是孤儿，我还听说这人特别豪爽，讲义气，重感情，无论做什么事情胆子大，敢作敢为。”

“连长，我可是把丑话说在前面，我可不会做什么思想工作。”

“你以为我会做啊？你让我上前线打仗，我保证一个顶十个；可我一听要做什么群众的思想工作，我这头就像要炸开了似的，老难受了。”张连长说着，两手捂着头，做出一副难受的样子。小魏感觉自己和连长都是同病相怜，便深有感触地说：“连长，你说得太对了，怎么咱俩都想到一块儿去了。你要是让我去前线打敌人，让我牺牲在战场上，我一点儿奔都不打。可你让我做思想工作，你是不知道啊，我真不是那块料。有的时候吧，我也考虑过这件事情，你说咱们部队什么编制都有，什么炮兵啊，步兵啊，坦克兵，